



繆雅心 绘

空山靈雨

许地山◎著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

繆雅心 绘

空山靈雨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空山灵雨 / 许地山著. 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09.10

ISBN 978-7-5463-0944-6

I. 空… II. 许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现代
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83314号

书 名: 空山灵雨
著 者: 许地山
责任编辑: 韩 笑
封面设计: 点石堂
出 版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(130021)
印 刷: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印 张: 20
版 次: 2009年10月第1版
印 次: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463-0944-6
定 价: 22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发行部负责退换)



目 录

◎上 编 空山灵雨

《空山灵雨》弁言 / 2

心有事(开卷底歌声) / 3

蝉 / 4

蛇 / 5

笑 / 6

三迁 / 7

香 / 8

愿 / 9

山响 / 11

愚妇人 / 12

蜜蜂和农人 / 14

“小俄罗斯”的兵 / 16

爱底痛苦 / 17

信仰底哀伤 / 19

暗途 / 20

你为什么不来 / 22

海 / 24

梨花 / 25



难解决的问题	/ 26
爱就是刑罚	/ 28
债	/ 30
瞰将出兮东方	/ 33
鬼赞	/ 35
万物之母	/ 37
春底林野	/ 40
花香雾气中底梦	/ 42
茶蘼	/ 44
七宝池上的乡思	/ 46
银翎底使命	/ 50
美底牢狱	/ 52
补破衣底老妇人	/ 54
光的死	/ 56
再会	/ 57
桥边	/ 59
头发	/ 61
疲倦的母亲	/ 63
处女的恐怖	/ 64
我想	/ 66
乡曲底狂言	/ 68
生	/ 70
公理战胜	/ 71
面具	/ 73
落花生	/ 74
别话	/ 76



爱流汐涨 / 79

◎下 编 俗世微尘

无法投递之邮件 / 82

无法投递之邮件(续) / 96

危巢坠简 / 100

海世间 / 103

海角的孤星 / 105

今天 / 109

强奸 / 112

劳动的究竟 / 116

造成伟大民族的条件

——对北京大学学生讲 / 120

民国一世

——三十年来我国礼俗变迁底简略的回观 / 128

礼俗与民生 / 134

国粹与国学 / 138

青年节对青年讲话 / 154

“七七”感言 / 159

国庆日所立的愿望 / 161

一封公开的信 / 164

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 / 167

中国文字底将来 / 171

怡情文学与养性文学

——序太华烈士编译《硬汉》小说集 / 176

《扶箕迷信底研究》结论 / 178

论“反新式风花雪月” / 18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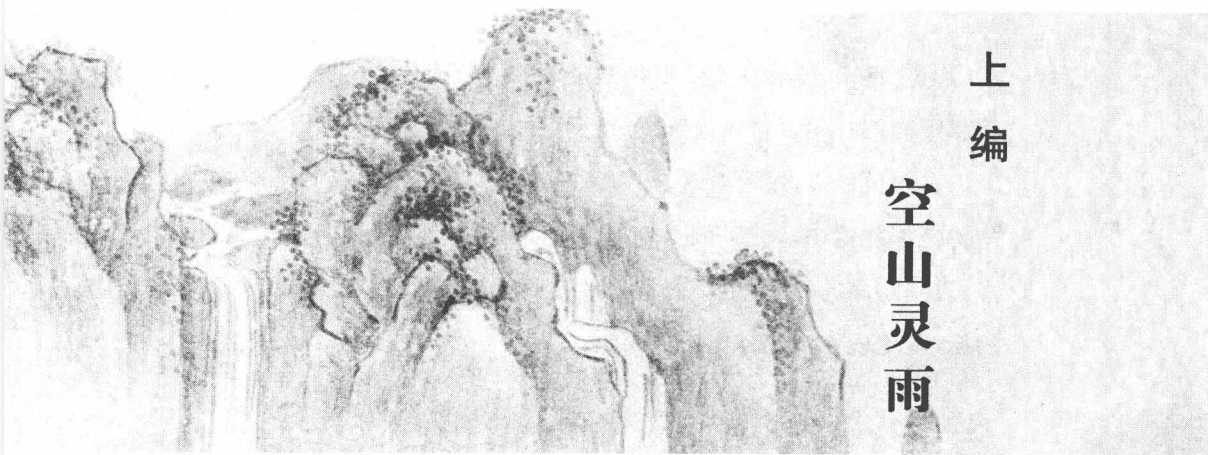


《落华生舌》弁言	/ 184
《解放者》弁言	/ 185
序《野鸽的话》	/ 186
中国美术家的责任	/ 189
创作的“三宝”和鉴赏的“四依”	/ 194
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？	/ 197
《佛藏子目引得》弁言	/ 202
观音崇拜之由来	/ 205
宗教的妇女观——以佛教的态度为主	/ 209
近三百年来的中国女装(导言)	/ 222
女子的服饰	/ 225
《萤灯》小引	/ 229
读《芝兰与茉莉》因而想及我的祖母	/ 231
我的童年	/ 243
牛津的书虫	/ 247
旅印家书	/ 250
老鸦咀	/ 276
窥园先生诗选	/ 278
蔡子民先生的著述	/ 288
猫乘	/ 291
上景山	/ 305
先农坛	/ 308
忆卢沟桥	/ 310

◎ 后 记

上
编

空山灵雨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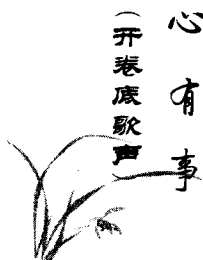
《空山靈雨》弁言



生本不乐，能够使人觉得稍微安适的，只有躺在床上那几小时，但要在那短促的时间中希冀极乐，也是不可能的事。

自入世以来，屡遭变难，四方流离，未尝宽怀就枕。在睡不着时，将心中似忆似想的事，随感随记；在睡着时，偶得趾离过爱，引领我到回忆之乡，过那游离的日子，更不得不随醒随记。积时累日，成此小册。以其杂沓纷纭，毫无线索，故名《空山灵雨》。

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落华生



心有事，无计问天。

心事郁在胸中，教我怎能安眠？

我独对着空山，眉更不展；

我魂飘荡，犹如出岫残烟。

想起前事，我泪就如珠脱串。

独有空山为我下雨涟涟。

我泪珠如急雨，急雨犹如水晶箭；

箭折，珠沉，融作山溪泉。

做人总有多少哀和怨：

积怨成泪，泪又成川！

今日泪、雨交汇入海，海涨就要沉没赤县：

累得那只抱恨的精卫拼命去填。

呀，精卫！你这样做，虽经万劫也不能遂愿。

不如咒海成冰，使他像铁一样坚。

那时节，我要和你相依恋，

各人才对立着，沉默无言。



蟬



急雨之后，蟬翼湿得不能再飞了。那可怜的小虫在地面慢慢地爬，好不容易爬到不老的松根上头。松针穿不牢的雨珠从千丈高处脱下来，正滴在蟬翼上。蟬嘶了一声，又从树的露根摔到地上了。

雨珠，你和他开玩笑么？你看，蚂蚁来了！野鸟也快要看见他了！



在高可触天的桃榔树下。我坐在一条石凳上，动也不动一下。穿彩衣的蛇也蟠在树根上，动也不动一下。多会让我看见他，我就害怕得很，飞也似的离开那里，蛇也和飞箭一样，射入蔓草中了。

我回来，告诉妻子说：“今儿险些不能再见你的面！”

“什么原故？”

“我在树林见了一条毒蛇：一看见他，我就速速跑回来；蛇也逃走了。……到底是我怕他，还是他怕我？”

妻子说：“若你不走，谁也不怕谁。在你眼中，他是毒蛇；在他眼中，你比他更毒呢。”

但我心里想着，要两方互相惧怕，才有和平。若有一方大胆一点，不是他伤了我，便是我伤了他。



我从远地冒着雨回来。因为我妻子心爱底一样东西让我找着了；我得带回来给她。

一进门，小丫头为我收下雨具，老妈子也借故出去了。我对妻子说：“相离好几天，你闷得慌吗？……呀，香得很！这是从哪里来底？”

“窗棂下不是有一盆素兰吗？”

我回头看，几箭兰花在一个汝窑钵上开着。我说：“这盆花多会移进来底？这么大雨天，还能开得那么好，真是难得啊！……可是我总不信那些花有如此底香气。”

我们并肩坐在一张紫檀榻上。我还往下问：“良人，到底是兰花底香，是你底香？”

“到底是兰花底香，是你底香？让我闻一闻。”她说时，亲了我一下。小丫头看见了，掩着嘴笑，翻身揭开帘子，要往外走。

“玉耀，玉耀，回来。”小丫头不敢不回来，但，仍然抿着嘴笑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我没有笑什么。”

我为她们排解说：“你明知道她笑什么，又何必问她呢，饶了她罢。”

妻子对小丫头说：“不许到外头瞎说。去罢，到园里给我摘些瑞香来。”小丫头抿着嘴出去了。



三

迁



花嫂子着了魔了！她只有一个孩子，舍不得教他入学。她说：“阿同底父亲是因为念书念死的。”

阿同整天在街上和他底小伙伴玩：城市中应有底游戏，他们都玩过。他们最喜欢学警察、人犯、老爷、财主、乞丐。阿同常要做人犯，被人用绳子捆起来，带到老爷跟前挨打。

一天，给花嫂子看见了，说：“这还了得！孩子要学坏了。我得找地方搬家。”

她带着孩子到村庄里住。孩子整天在阡陌间和他底小伙伴玩：村庄里应有底游戏，他们都玩过。他们最喜欢做牛、马、牧童、肥猪、公鸡。阿同常要做牛，被人牵着骑着，鞭着他学耕田。

一天，又给花嫂子看见了，就说：“这还了得！孩子要变畜生了。我得找地方搬家。”

她带孩子到深山底洞里住。孩子整天在悬崖断谷间和他底小伙伴玩。他的小伙伴就是小生番、小猕猴、大鹿、长尾三娘、大蛱蝶。他最爱学鹿底跳跃，猕猴底攀缘，蛱蝶底飞舞。

有一天，阿同从悬崖上飞下去了。他底同伴小生番来给花嫂子报信，花嫂子说：“他飞下去么？那么，他就有本领了。”

呀，花嫂子疯了！



妻子说：“良人，你不是爱闻香么？我曾托人到鹿港去买上好的沉香线；现在已经寄到了。”她说着，便抽出妆台底抽屉，取了一条沉香线，燃着，再插在小宣炉中。

我说：“在香烟绕缭之中，得有清淡。给我说一个生番的故事罢。不然，就给我谈佛。”

妻子说：“生番故事，太野了。佛更不必说，我也不会说。”

“你就随便说些你所知道底罢，横竖我们都不大懂得；你且说，什么是佛法罢。”

“佛法么？——色，——声，——香，——味，——触，——造作，——思维，都是佛法；唯有爱闻香底爱不是佛法。”

“你又矛盾了！这是什么因明？”

“不明白么？因为你一爱，便成为你底嗜好；那香在你闻觉中，便不是本然底香了。”



南普陀寺里底大石，雨后稍微觉得干净，不过绿苔多长一些。天涯底淡霞好像给我们一个天晴底信。树林里底虹气，被阳光分成七色。树上，雄虫求雌底声，凄凉得使人不忍听下去。妻子坐在石上，见我来，就问：“你从哪里来？我等你许久了。”

“我领着孩子们到海边捡贝壳咧。阿琼捡着一个破贝，虽不完全，里面却像藏着珠子底样子。等他来到，我教他拿出来给你看一看。”

“在这树荫底下坐着，真舒服呀！我们天天到这里来，多么好呢！”

妻说：“你哪里能够？……”

“为什么不能？”

“你应当作荫，不应当受荫。”

“你愿我作这样底荫么？”

“这样底荫算什么！我愿你作无边宝华盖，能普荫一切世间诸有情；愿你为如意净明珠，能普照一切世间诸有情；愿你为降魔金刚杵，能破坏一切世间诸障碍；愿你为多宝盂兰盆，能盛百味，滋养一切世间诸饥渴者；愿你有六手，十二手，百手，千万手，无量数那由他如意手，能成全一切世间等等美善事。”



我说：“极善，极妙！但我愿做调味底精盐，渗入等等食品中，把自己底形骸融散，且回复当时在海里底面目，使一切有情得尝咸味，而不见盐体。”

妻子说：“只有调味，就能使一切有情都满足吗？”

我说：“盐的功用，若只在调味，那就不配称为盐了。”